

# 囿于此间，囿于爱

□李晓寅



扫地机器人在木质地板上发出嗡嗡的声响，一同响起的还有厨房烧开水的微鸣……每个星期六的上午，我都是在这些声响的陪伴之下开始家务劳动的。擦拭家具、窗户，清洁地面，将全家人的鞋一双双收纳整齐，在阳台栽种花草、修剪枝叶，用鸡毛掸子掸掉墙面、挂画上的灰，清理冰箱……这些工作是如此繁杂、琐碎，常常使我灰心。有时候我会想起古希腊神话故事里那个因触犯众神而被罚每天推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生命被迫在循环往复、无休无止的劳作之中消耗殆尽。

西西弗斯的故事只是神话传说，家务却是现实生活中普通人切实承担着 的劳作，当然，与推巨石上山相比似乎没有那么艰辛，但同样的无休无止也让人烦躁。每当拿起抹布开始打扫时，心中总会浮现出一种感觉：我就是那个不幸的西西弗斯，一日日、一周周，手中繁杂的家务活儿便是那块巨石。巨石只要一到山顶，就会马上又滚落山底，西西弗斯便周而复始地推石；我

手中也日日周周循环，重复永无完结的家务活儿，如出一辙。

哦，不幸的西西弗斯！在现实生活中，是不是每位主妇都会有这种感慨？我喜欢的作家钱红丽也这样说：“家务活犹如虱子，无穷无尽地繁殖，永远捉不完。”这句话隐隐透露出一种被压榨的愤懑，可是愤懑之后，还能怎么样呢？一样是兢兢业业做好家务。一样是尽职尽责为家人付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现代女性不是不知道外面世界的精彩，可是在日常生活里，还是会一如既往地迷恋家的温暖、家的芬芳、家的一尘不染，且为了这种温暖、芬芳、一尘不染，全然不顾各种清洁剂的腐蚀、厨房烟尘之油腻，一日一日、一周一周，沉浸于烦琐的家务活中。那些艰辛、隐忍、委屈……不会爱与付出的人怎会懂？

细究这种付出的原因，是不是只因为我们身为女性，一生囿于家务、囿于爱，天性使然，无法回避。这一点，从古至今不同国度、种族、信仰的女性都能加以证明。而

且，家务劳动有多么繁杂、琐碎、艰辛，女性的柔情、耐心、包容就会彰显得多么强烈。无论你相不相信，这种柔情、耐心、包容已被深深铭刻在基因里，一代一代传承。

我曾经在夏日的草原上，走进一座哈萨克毡房，男主人不在，只有女主人与小孩在里面。毡房内陈设简陋，炕上铺着陈旧的羊皮褥子，用来待客的茶碗也显得粗陋。女主人身上有一种特别平和的气质，她话不多，用微笑表达着对我们的问候。她为我们铺桌布、煮奶茶、端茶碗，脸上看不到任何愁苦与不满，相反，一举一动里都温和妥帖。我喜欢她的那种安静，那种不慌不忙，是对生活的默默承受，也是爱与耐心所培育出来的从容，一种如地母般的宽厚气质，坦然承受着命运赐予的一切。

我算不上伟大的女性，但行走至中年，越来越觉得，如果说推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只是单纯地受命于神的旨意，充满了不得已与被动，那么，促使女性孜孜不倦于家务劳动的，则是天性中巧妙的安排。这种

天性，或许还能称之为神性。神性是发光的，是温柔的光、也是智慧的光，爱人、爱世界的心灵所散发出来的光。拥有这种光芒的人是多么幸运。当你把所有的家务活干完，一个人坐在摇椅上，舒心地呷一口茶，看着整洁的家具、熠熠生辉的地面，想想明亮的厨房，就已经是一种身心上的享受。更何况，这种清洁、明亮、熠熠生辉，有你爱与爱你的人一起分享，何等荣耀、幸福，真是夫复何求。这样一想，心上顿时有泉水潺潺流过，清凉中带着一丝甜蜜。

还能怎么样呢？这就是生活。“生活既是低头切菜抬头收衣，也是日暮掩柴扉，春草明年绿。”——钱红丽，“为了人生的幸福，必须爱日常的琐事，从诸般琐事之中感受最高的甘露之味。”——芥川龙之介，这些都是作家的感情。我也自有一番想法——虽然我的四季，就这样一日日、一周周，囿于家、囿于爱，如此平凡琐碎，但又是如此温暖。

你认为吗？

## 情感驿站

### “杏”福

□张保泉

“周末来玩儿吧，门口的杏子都已经成熟了，尝尝今年的杏子甜不甜？”听到三姨打来电话，邀请我们周末去家里摘杏，爱人忍不住又说起了往事。

“三姨家门口现在的那棵杏树，至今也有20多年了。如果原来的那棵杏树没有 被卖掉的话，到现在也应该有30多年的树龄了。那棵杏树是因为我才被卖掉的。”爱人跟我说这话的时候，眼中泛着泪光。

那时候，爱人家里经济条件不好。她的父母没有固定的工作，每天都要骑着三轮车去卖裤子，起早贪黑、辛辛苦苦，每条裤子只赚两元钱。尽管如此，有一天也卖不出几条裤子，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生活的磨难让爱人特别懂事，学习也特别用功，每次考试都是年级前几名。最终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当地的师范院校，但1000元的学费却把一家人都难住了。

看到家里的情况，尽管爱人非常想去继续深造，还是提出不上学，要找一份工作，帮助家里减轻负担。当三姨得知了这个情况之后就 说：“你一定要去上学，不要有别的想法。学费的事儿，我和你姨父会想办法的。”

开学前，三姨带了一千元钱来了，让拿去交学费。爱人很惊讶地问她从哪里来的钱？毕竟当时三姨家里条件也不是很好。三姨笑 说：“我和你三姨父商量了一下，把门口的那棵杏树给卖了。”

三姨说得云淡风轻，但爱人知道，那棵杏树已经有十多年的树龄了，长得枝繁叶茂，每年结出的杏子酸酸甜甜，口感极佳。之前，有一个老板愿意出高价买走，移栽到自己别墅里。三姨和三姨夫是念旧的人，一直没舍得卖。现在为了着急用钱，竟忍痛把它给卖掉了。

爱人一听，感动的同时又倍感惋惜。那棵树是三姨和三姨父刚结婚时栽下的，寄托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三姨有特殊 的意义。小时候，由于我的岳父岳母常出去做小生意，没空照看她，就把她送到三姨家里。三姨非常照顾她，把她当亲生女儿一样看待，所以她们之间的感情非常深厚。

在三姨家的日子里，每到杏子成熟的时候，爱人就会和小伙伴一起爬到杏树上 去摘杏。那又大又黄的杏，在衣服上擦一擦，就能直接放到嘴里吃，酸酸的、甜甜的，美到心里去。

上了大学后，爱人依然保持努力学习的好习惯，成绩在班上也是名列前茅，年年 被评为优秀学生。她知道，是三姨给了她上学的机会，一定要以优异的成绩来回报三姨。

后来，三姨和三姨父又买了一棵杏树栽在家门口。每年夏天当杏子成熟的时候，爱人再忙都会抽出时间到三姨家去摘杏。只不过原来是她一个人，结婚后变成我们两个，再后来我们就带着孩子，全家一起 去。

爱人说每次去三姨家，都会感觉门口的杏树像一位老朋友在向她招手，欢迎她回 家。

今年到三姨家的时候，看到桌子上不仅摆有杏，还有各种时令水果、点心等。我们围坐在一起，共同分享着夏日赠与我们的果实，回忆着那些略带伤感 的往事。

微风轻拂，杏叶随风起舞，沙沙作响，仿佛也在用心聆听我们的故事、为我们祝福，在这“杏”福的岁月。



赏 CFP供图

## 父亲这辈子

□红征

爸爸已经离开我们25年。

从记事起，对爸爸的印象是严厉、不苟言笑，说话做事认真、有条有理。我是么儿，上面有哥哥姐姐。儿时的我调皮得很，不仅不帮大人做家务，还经常把东西弄得乱糟糟。看到我到处寻找东西，爸爸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瞧你这样子，敌人来了，你还在找枪，这仗怎么打？”然后很认真地教我东西分类摆放在固定的位置，“这样，即便是在黑暗中你也能一下子摸到枪！”这应该是军旅生涯对他的影响，也许是从小爱的教育使然。

爸爸是同龄人中少有的省立中学的毕业生，不仅成绩好，字写得好，文体方面还挺有特长，尤其擅长球类项目，篮球、乒乓球是爸爸的长项。当年爸爸加入了南下的部队，成为文化教员，不仅教文化课，还教音乐，又参加篮球队，一直打到了国家集训队（那时没有国家队），与苏联老大哥一起在篮球场切磋过球艺。可惜这些才华并没有进一步施展的机会，在历史的误会中渐渐磨灭 了。

说到爸爸的才华，让我想起让人哭笑不得的往事。因为历史的误会，爸爸曾被无辜关押了三年，后来作为“四类分子”下放到农村劳动。那时生产队的干部必须根正苗红，但根正苗红未必能搞定所有的事，比如有新的革命歌曲发表后，社员们都要学唱，苦于没有人识谱，只能让受管教的爸爸教大家。爸爸极其认真地把一遍遍示范、一遍遍教学，终于大家都 会唱了。每到这个时候，爸爸就会被勒令不许唱刚刚教会大家的革命歌曲，甚至连哼哼那个调调也不行，因为“四类分子”是不配的。

爸妈下放农村的那段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对他们来说正值人生最成熟、美好的阶段，对我和哥哥姐姐来说正是长身体、学知识的时候。一家五口蜗居在破旧的仓库里，每逢下雨天，家里到处漏雨，冷水的桶、洗脸洗脚的盆都拿来接漏，我和姐姐负责时不时地观察桶里盆里有没有接满。

相比房子漏雨，更加难熬的是每年辛勤劳作之后，因为“过负”（倒欠生产队的钱）还要被扣口粮，基本的一日三餐也难以维持，爸爸将“米不够水来凑”的主食戏称为“三粥运动”（每天三顿粥），晚上的粥甚至不需要筷子就能喝完。不谙世事的我有时

候禁不住抱怨，爸爸就会跟我说三年困难时期的窘境，“比那时候好多了”“以后会好的”。哥哥也会跟我讲起小时候跟外婆争着舔粥碗的故事，让我感觉到比他小时候好些。相比吃不饱、吃不好，群众大会、批斗大会让儿时的我倍感压抑，不明白为什么爸爸要被揪斗，也不敢问任何人，只能躲在家里静等爸爸回家。一脸疲惫的爸爸到家后，妈妈会将早已准备好的洗脸水和毛巾递过去，等爸爸洗完脸后，又将烟递过去，有时候会让我或者姐姐给爸爸递水烟袋。看着妈妈心疼的样子，爸爸猛吸一口，吐出长长的烟气，轻轻自言自语道：“好在全家人在一起。”这既是对爸爸自己的安慰，也是对妈妈的劝慰吧，时运如此。

阳光明媚、心情舒畅的日子终究来临。落实政策，恢复公职，补发工资以及子女读书、工作、成家，喜事接踵而至，失而复得似乎都比没有失去更让人高兴，苦尽甘来似乎总比一直身处安宁更甜美，看着子女长大成人，那些年的经历似乎瞬间翻篇，无须再提了。那时候爸爸总是挂在嘴边的有两句话——“我能活下来就算幸运的，共和国主席和那么多开国将帅都不在了”“好在小平出来得早，没有耽误孩子们读书”。不单单是渡尽劫波后的庆幸，应该也有历尽磨难后的心有庆幸吧！

爸爸的晚年生活是在与病魔抗争中度过的，古稀之年的妈妈成了全职陪护，大到住院服药，小到吃饭穿衣，妈妈都亲力亲为，唯恐有半点疏忽。爸爸很少提及特殊时期的受苦受难，常说自己这辈子不亏，小时候有父亲的照顾、教育，后来有妻子的陪伴，年老时享到了儿女的福。在他心里，觉得最亏欠的是三个子女，因为历史的原因连累了我们在成长阶段没有得到应有的照顾和教育，万幸的是那段历史及时结束了，并没有对我们的人生产生太大的负面影响；但如果没有那段历史，子女们的发展或许更好。我劝慰爸爸说，历史没法假设，也不好重来，如果可以，我们的人生确有其他的可能，但谁也说 不准结局是好是坏，现在我们一切安好，这就是最好的了。

跟所有的老年人一样，看着孙辈无忧无虑地成长是爷爷奶奶们最大的乐趣。自从哥哥的女儿出生之后，爸爸的心态变得更加柔和了，襁褓中的孙女被爷爷抱着展示给左邻右舍，在邻居们的称赞中，爸爸脸

上的笑容是几十年来少有的。后来姐姐和我给爸爸又添了外孙和孙子，爸爸的满足感完全写在了脸上。对子女教育历来严厉的爸爸，见不得我们给孩子立规矩，总说孩子还小，要慢慢来。孩子们虽 小，但很会见风使舵，让初为人父（母）的我们无可奈何。直到几年前我自己做了爷爷，才知道隔辈亲是无条件的、无原则的。

爸爸出生在虎年，妈妈是龙年生人，按照迷信的说法，两人成婚家里会闹“龙虎斗”，可在我们子女眼中，家里虽然清贫，但颇为和谐。我从小随父母被扫地出门，幼年时期正是我家受难最甚的时候，记忆中父母难得有笑脸，尤其是爸爸，苍老寡言、眉头紧锁、抽烟挺多，从田里收工回家后就忙家务，做饭烧菜、扫地洗衣都做得很认真。妈妈比爸爸早几年恢复公职，家里的条件也因此稍有改观。每逢周六下午，妈妈回家过周末的时候总会给爸爸带上两包香烟，家里的伙食也会略有改善，即便没有荤腥，起码会添一两个蔬菜。妈妈回家过周末不光是件让我一个人从周一就开始盼望的事，因为我多次听爸爸在梦中叫妈妈的名字，有时候会连着叫多次。周末回家的妈妈让家里的气氛轻松了许多，爸爸的脸色不再那么严肃，我的话平时时多了，声音也会高不少，还会说上一段刚刚听来的小笑话什么的。爸爸不会像平时那样紧绷着脸制止我，难得一见的浅笑是最大的奖赏。

也许是爸爸祖籍山东的原因，面食是我们全家人的最爱，于是周末吃一顿面条成了件很享受的事，当然吃馄饨是更好的。如果爸爸有空就自己擀面，那种手擀面的口感比外面机器加工的好很多，味道让我一直记到现在。爸爸除了擀面很拿手，精准煮粥更是一绝。记得每次在做饭（大多是做粥）前，爸爸总要询问每个人吃多少，是一碗还是一碗半？是满碗还是八分满？每次都很神奇地做得刚刚好，没有剩下的。更有趣的是，如今我做爷爷已经将近十年了，爱吃面食依然是全家人共同的习惯，我也能每次将粥做得不多不少，正好够吃。

爸爸离开的时候，我儿尚不足10岁，如今，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爸爸。要是爸爸还在，看着天真烂漫的两个曾孙，该是何等幸福！愿爸妈在天堂安好！

## 乡里的供销社 村里的代销点

□赵宏建

我是1973年出生在当时的如皋县石庄区石北公社13大队——唐埠村的。现如今，走过了50多年的人生路，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翻天覆地、日新月异的大发展。商场、超市、专卖店、集贸市场……今天，我们可以在成千上万的店铺购买衣食所需，在手机上手指动动，想要的东西就可以被送上门。

然而，你是否能够想象，曾经有一个时代，中国几亿农民的买与卖由一个“商家”包揽、统购统销呢？这个“商家”就是供销社合作社，俗称“供销社”。供销社是事业单位，在那个年代能进供销社上班，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哪怕有亲戚朋友在那里上班也是很好的。

在计划经济年代，供销社靠统购统销包揽了中国几亿农民的买与卖，“金字招牌”无人不晓。在很多地方，乡里的供销社、村里的代销点是当地唯一的“购物天堂”。

现在我从小镇回唐埠老家，总会经过石北供销社的一排过去的营业用房。后面两排的仓库、办公生活用房已经破旧不堪。我的第一件拉链衫就是在石北供销社服装柜买的，还记得当时颜色不喜欢，找人去换了一件。

供销社三尺柜台内，摆着各类商品，可以说什么都卖。在 大人眼里，这里有生产用的农具、种子、化肥，有生活必需的油、盐、酱、醋、茶；在孩子眼里，这里有诱人的新衣服、玩具、糖果、小人书……供销社像魔术师手里的百宝箱，要有什么 有什么。

焦港河在我家前面不远，还记得乡供销社在我们村赵庄大桥下建了几间房子作为门市部，里面农村要用的物资一应俱全。焦港岸上有林场，夏天我们在树林里捡蝉壳、挖野芋头（可以制作中药），然后卖到供销社，再在供销社买书买文具。

当时许多东西都限量供应，要凭票购买。有一次，我的一位远房伯伯一个人在供销社排队买米，却发现自己只带了米票，忘了带盛米的口袋。如果回家去拿口袋，回来后米就卖完了。这个伯伯急得抓耳挠腮，死活占着柜台不肯走。后来，售货员急中生智，让他脱下裤子，绑住裤脚，用裤筒当“口袋”装米。

“一手买，一手卖”催生了换购，农民用自产的麦子、鸡蛋等农副产品到供销社换购商品，在当时非常流行。

面对能生钱的“鸡屁股银行”，我老家的三奶奶望眼欲穿，每天都要把自家母鸡的屁股摸一遍，看看有哪只当天会上蛋。

我总是忘不了唐埠代销点的老汤汤祺荣，他是石庄镇上人，穿着打扮、言行举止都与我们不一样。小时候，我经常帮家里去打酱油，左手拿着空玻璃瓶，右手捏着一角钱，走到唐埠小学河南岸的唐埠代销点。我踮起脚，把瓶子与钱放在柜台上的木板上。老汤拿过去，把钱放到抽屉里，拿着瓶子走到一个盛放酱油的大缸旁边，揭开盖子，用有把的竹斗伸到缸里舀起酱油，通过漏斗灌到我的瓶子里，总是刚刚好，没有一滴外溢。后来，我读到课文《卖油翁》，才知道是熟能生巧。现在唐埠代销点变成了我家亲戚开的超市。供销社改制后，我的舅舅石来鉴买下了唐埠代销点。

我还忘不了夏天里光着膀子用大车从乡供销社拖货送到各村代销点的老张。

老汤与老张如果健在的话，应该有90多岁了 吧。那个时代的商品货真价实。什么时候能在石庄的街头遇到老汤或者他的后人，即便什么也不说，也是挺好的！



## 探路老马

□江侠

老马出道很早，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常在省报副刊发文。那年月没有自媒体，纸媒数量少，上省报是件不容易的事。仰慕已久，直到本世纪初互联网普及，我和老马混同一个论坛，这才有了交集。

老马是论坛里的醒目人物，不仅因为他资格老，还由于那时他刚辞职。辞职前他供职于一家事业单位，而且已经是单位三把手。

省报的社会新闻版，刊登过对于老马的专访。可能勇于从事业单位领导岗位上裸辞的人，着实太少，所以具有新闻价值。报道中说老马当自由撰稿人的收入是以前工资的两倍多，认为他的这次人生抉择是成功的。文友们当面也都夸赞老马勇气可嘉，然而私下里都觉得不值。事业单位领导，说出 去很体面，孩子上学时填家庭情况表还是可以挺直腰杆。那年月还没有发明“灵活就业人员”这个新名词，自由撰稿人只能填成“无业”，让孩子自卑。

到了2010年左右，老马以前的同事工资多次上涨，老马的稿费不仅没有涨，还开始走下坡路。两相比较，当年的辞职显得冒失了。有文友甚至暗自议论，认为老马不可能自己放弃金饭碗，说不定是犯了错误，对外宣称自己辞职的，保全脸面。

面对形势的变化，老马坚持对于裸辞无怨无悔，同时在寻找转型方向。很快他创作了几个微电影剧本，并且顺利拍摄完成，传上了网。这下论坛里沸腾了，对于许多副刊写手，“编剧”这个称谓档次很高，意味着能赚大钱。那时我在一家影视文化公司写宣传文案，知道没那么容易。捣鼓微电影属于纯市场化运作，资本的作用很大。老马所在的四线城市，拍摄设备恐怕都很落后，发行推广更没有优势，要打开局面谈何容易？

2013年前后，在纸媒上挣稿费变得愈加艰难，而微电影全国一年没几部能走红。老马再次调整思路，主攻刚刚兴起的微信公众号。一篇文字笔厘，什么都敢写。一年工夫就有了三四百粉丝，老马文章点击量平均可达两千多。这 对于草根作者已经算是不错的业绩，然而打赏金额不大，维持生计都不够。好在又苦撑了三年，老马退休了。有人替他算了算，他若以当年的职务在单位退休，退休金会是如今的三倍。

“他这是何苦呢？不折腾不好吗？咱们想搞个事业编都搞不到。”不少文友替他叹息。我倒觉得焉知非福，老马个性太强，若不辞职，或许会憋出大病来。相比身心健康，少拿点钱算不得什么。

去年春天，一群老文友集体报名读“微电影编剧网络培训班”，我没去。今春他们满师了，发现每人花了三千多元，如同打了水漂。招生时宣传的赚大钱机会虚乌有缥缈，显然被割了韭菜。“老马早十多年就鼓捣过这玩意了，此路不通，你不长记性啊！”我和其中一位文友说。

这么多年，老马替我们探过许多条路。他的文章我想不起来哪篇最好，但其人生经历，算得上丰富精彩。